

云中岳武侠精品

剑垒情关

红粉佳人系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红粉佳人系列

剑垒情天

(下)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五章	欢喜佛	(761)
第二十六章	大意受伤	(785)
第二十七章	南宫祥和	(808)
第二十八章	隐身高人	(830)
第二十九章	大破奇阵	(852)
第三十章	盟生爱意	(874)
第三十一章	玄机仙姑	(916)
第三十二章	患难与共	(937)
第三十三章	逃出火坑	(959)
第三十四章	险相还生	(981)
第三十五章	杂毛老道	(1003)
第三十六章	玉罗刹	(1026)
第三十七章	碧落宫	(1048)
第三十八章	至迷不悟	(1070)
第三十九章	人间真情	(1093)
第四十章	善恶必报	(1116)

第二十五章 欢喜佛

“但不知贵主人……”

“家主人姓居，绰号称欢喜佛，林兄想必不太陌生。”

“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欢喜佛居永杰，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可惜缘慳一面，想不到今日得蒙贵主人相召。可惜在下对女色二字持戒甚严，不然倒得向贵主人讨教一二，听说贵主人嗜美女如命，目下该已年届花甲了，对此道依然兴趣不减当年么？”他脸上堆笑地说，其实心中极为不快。这位欢喜佛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老淫贼，想不到竟然在此地建窟。他不屑与江湖淫贼打交道，但为了查明底细，不得不假以词色。

徐方无法从他的神色中看出异状，更难看出他心中的厌恶，步入了大厅。大厅宽大无比，中间是水磨砖精工砌就的所谓厅池，约有四丈见方，打磨得光滑如镜，一看便知是作为歌妓舞娘起舞的地方。上首是一张古色古香又长又大名副其实的长案，两旁设了锦墩。偌大的厅，不见半个人影，静悄悄如同鬼域。

徐方肃客在锦墩上落座，鼓掌三下。角门悄然而开，绣帘一晃，出来了一位千娇百媚的浓妆少女。这少女骨肉停匀，珠翠满头，穿小团花春衫，露出一段羊脂白玉的皓腕。下面是同花轻罗曳地长裙，打扮既不像闺女，不像丫环，也不像乐户的歌妓，端了一个金色托盘，盛着一把精美的茶壶，两只茶杯。

少女莲步轻移，香风满厅，神色居然十分端庄，上前盈盈下

拜，从容起立，伸玉手斟上两杯茶，然后跪奉敬客。

身在虎穴，这杯茶很难对付，林华不由迟疑。

“请贵客用茶。”女郎娇滴滴地说。

徐方神色泰然，笑道：“这是来自庐山绝峰的云雾香，色白香清，谷雨时节所采的最称极品，这是家主人的日常饮料，待客时只限一杯，老弟请品尝并请评价。”

这杯茶看样子不能不喝，令他心中为难。如果是酒，将是先主后客，茶却相反，谁知茶中是否有鬼？这只精巧的茶壶会不会是鸳鸯壶？不管怎样，他不能冒险，但形势又不许他不喝，目前还不是翻脸的时候。

好在敬茶的是女人，应付不难。他毫不迟疑地取过一杯茶，含笑谢道：“小可口福不浅，敬领了，姑娘请便。”

面对少女就饮是不礼貌的，他一手碍杯，极自然地略为偏身，徐徐饮完杯中茶，将杯递放在茶盘上，再次道谢。他饮得慢，杯的部位碍得恰到好处，相当技巧。

少女轻盈地站起，盈盈曼声道谢，方转至徐方面前，仍然下跪奉上。

徐方饮毕，向他笑问：“林老弟，茶品如何？”

他淡淡一笑，说：“大管家不啻问道于盲，小可对茶道一窍不通，不错，香味确是清雅，只是似乎有点异样。据小可所知，云雾茶该是端阳采者为佳，谷雨所采是不是晚了些？”

“清明不如谷雨采者为佳，但不是此道老手功力不够，便很难分辨其中差异。”

“可惜小可没有口福，只能说牛饮，而不配品茗。小可初抵贵地，与贵主人素昧平生，为何相召，尚请明告，不然小可该告辞了。”他站起说。

他想告辞，明知对方不会放他走，但不能不摆出一无所知的姿态。果然不错，徐方淡淡一笑说：“林兄，不必操之过急，坐

下谈谈啦！敝主人目下不在家，在下奉命好好接待你，你如果要走，太不够意思了。呵呵！你知道敝主人请你前来的用意么？”

“愿闻其详。”他坐下说。

“昨天平安客栈的事，敝主人已完全知道。林兄看出那位仆妇以点穴术制死了浪里鬼，可否看出她那点穴属于哪一门哪一派的手法么？”

“想不到在下多嘴，竟惹来了不少麻烦，祸由口出，确是不假。那仆妇的制穴手法，在下浅薄，只知是一种极为诡异的手法，说不出来历路数。”

“可知林兄亦是此中高手。”

“略知皮毛而已。”

“老弟不必谦虚，兄弟双目不盲，已知老弟深藏不露，内外功力皆相当纯厚。”

“好说好说。”

“赤手空拳制服数名排帮的剽悍大汉，自不等闲。因此，家主人希望老弟坦诚相助，诚心结交你这位英雄朋友。”

“我一个外地人……”

“家主人即将办一件重要的大事，目前遭遇了困难，苦于人手不够，尤其需要艺业高强的人相助，因此希望老弟助一臂之力，家主人愿在事成之后，以千金为酬，决不食言。”

“这个……但不知有何事需在下效力，徐兄可否见告？”

“这……恐怕在下无法奉告。”

“对不起，不知事由，便不知危险程度如何，在下实难应允。”他直率地拒绝。

“恐怕老弟已别无抉择了。”徐方皮笑肉不笑地说。

“什么？”

“兄弟之意，是老弟不会愚蠢得一口拒绝的。”

他离座而起，说：“正相反，在下拒绝了。”

“拒绝绝非老弟的本意。”

他抱拳一礼，举步便走，一面说：“在下不管不可告人的事，告辞。”

“阁下，兄弟如不送客，任何人也走不了的。”

“在下倒是不信，看谁能拦下林某。”他一面说，一面踏下厅池。

“本宅虽非龙潭虎穴，至少足以留下三五名武林一流高手。”

“林某既然敢来，就敢出去……”话未完，头顶高约丈八的花格子承尘，突然移开一块四尺见方的承尘板，一个青影从中急降，是个奇伟奇壮，猩猩般可怖的巨人，凌空下扑，声势骇人。

林华早有提防，他从光滑如镜的厅池反映中，看到从顶门扑下的巨大人影，直待人影扑近顶门，方一声低叱，向后急退八尺，反应之快，完全出乎下扑的巨人意料之外，人退双拳俱出。

下扑的巨人骤不及防，一扑落空，双腿落地。不等巨人有任何反应，铁拳已经着肉，“砰砰”两声暴响，击中巨人的脊心，力道如山，又沉又猛凶猛极了。

巨人向前冲出丈外，但居然挨得起，并未倒下，狼狈地转过身来，一声虎吼，莽牛似的冲到，双手箕张，伸开来足以控制丈二以内的空间，任何人也休想从这一双又粗又长的大手下溜走。

林华知道巨人皮粗肉厚，而且练了气功，这两拳虽用了七成劲，但不起丝毫作用。这时看清了巨人的身材与长相，不由心中暗惊，脱口叫：“像是庙门大金刚，可怕！”

这位巨人真是巨得吓人，恐怕足有丈高，相貌狰狞可怖，像煞了庙门口的金刚天王，大手大脚，重量大概足有五百斤以上。不要说打，看了这巨人的长相，胆小朋友胆都要被吓破。林华身高八尺，已经够高了，但在这位巨人面前，像是小巫见大巫，交起手来不啻小鬼斗金刚。

“他是本府的巨人，叫门神贺飞。哈哈！小心了，阁下。”徐

方怪叫。

门神贺飞像一头大象般冲到，伸手便抓，口中发出低沉的咆哮声，声势惊人。林华手脚灵活向侧一闪。门神转身伸手便捞，居然相当灵活。身材巨大的人，通常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而这位巨人居然并不太蠢笨，反应相当快捷。

林华一拳一掌先后攻出，全击在门神押来的巨掌上，但只能将巨掌击偏而已，无计可施，在巨掌下无法近身，击手又伤不了门神的皮毛，不由心中暗急。

门神像捞鱼般乱抓乱摸，把林华迫得团团转。转了几圈，林华终于发觉门神并不怎么可怕，下盘空虚，立即改变策略，开始冒险近身进攻了。他向左一闪，门神右脚跨进，右手来一记“五雷轰顶”，一掌兜头下拍，五指箕张，重逾山岳下压。

他一掌斜推，下体切入，“砰”一声爆响，双脚在门神的小腹上，不用脚落地，平仆着地奋身一滚，滚出丈外去了。这一踢用力道千斤，他用了全力。

“哎……”门神怪叫，连退三步，接着一声怒吼，再次佯冲而上。

他身形一晃，从门神的左肋侧钻过，捷逾电闪，手脚在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连攻三记狠着。

“噗！”左肘中肋。“啪”左掌中脊心。“砰！”转身起右脚踢中门神的海底，靴尖几乎踢中海底前的阴囊，可惜差了三四寸，没中要害。

“啊……”门神怪叫，向前一冲，砰然仆倒，像是倒了一座山。

他不跟踪追袭，叉手叫：“这叫做小鬼跌金刚，起来，这次不算。”

门神居然撑得住，狼狈地站起来，暴怒大吼声叫，像部大车般疯狂地冲到。

他又改变了攻袭的身法，不从下方钻隙，反而一跃而起。快！快得令人眼花，人影越顶而过了，“砰”一声响，靴尖吻上了门神的鼻尖，人落地立即回身叫：“下次挑出你的眼珠子来。”

门神手捂鼻子狂怒地叫，鲜血像是泉水般向下流，疯狂一转身一捣横扫而至。

对方以手挡住脸部，他只好又改向下盘进攻，先进后退，让爪擦胸而过，抓住这一瞬间的机会从侧楔入，拳出似串联珠。

“砰！砰！砰！”四记重拳发挥了威力，每一拳皆重有千钧，全在门神的右左肋，骨折肉开花，他用上了内家真力，有骨折声传出。

门神再也支持不住了，一声狂叫，抱着肋骨仰面便倒，爬不起来了。敝骨，是肋尖的脆骨，最易折断，禁不起内家真力的凶狠打击，四记重拳势如万钧巨锤猛撞，门神终于倒了。

门神不支倒地，堂上的大管家徐方惊得一蹦而起，脸色大变。

“起来，再来一次，这次也不算。”林华向躺在地上的门神点手叫。

“我……我的肋骨断……断了。”门神如丧考妣地叫，声如牛吼，吃力地挣扎着挺身坐起，头脸上痛得筋跳动，大汗如雨。

徐方冷冷一笑，说：“还有多少门神，叫他们出来好了。”

徐方重新坐下，淡淡一笑道：“你行，很了不起。你走吧。你既然要死，在下不拦阻你就是了。”

“在下从未想死。当然，人总会死的，人生下来便开始往地狱走，一天天接近死亡，在下也不例外，但早着呢，自生到死这段旅程，在下认为还相当漫长呢。”

“其实，你只有十二个时辰好活。”

“什么？”

“严格地说，你还活不到十二个时辰了。”

“你恐吓在下么？”

“正相反，在下是好意告诉你，让你早做准备。”

“呵呵！在下是经过大风浪的人，吓不倒的。”

“明日此时，便是你的死期；明年此时，便是你的周年祭，信不信由你。”大管家徐方得意洋洋地说。

“你在说梦话么？”

“徐某并未睡着。除非你肯听命于我，不然快回去准备后事。”

“哼！不说明事由，林某决不肯听命于人。”林华冷哼着说，举步便要走。

徐方哈哈大笑，笑完说：“阁下，等你想通了，你会来求我的。”

“想通什么？”

“不对你说明白，你未免死得太冤。刚才你喝下的那杯云雾茶，其中下了字内无双，惟有家主人方有独门解毒的对时散，如无解药，一个对时必死。目下是午牌末未牌初，明日此时……”

“什么？这你厮……”

“不必冲动，阁下。”

“你用的是鸳鸯壶？”

“不必用鸳鸯壶，在下已先服下了解药。”

林华脸色大变，飞抢上堂。

徐方哈哈笑，举手一挥，“砰”一声大震，一具重有万斤的铁栅，刚好落在中间将两人分开。

“你要是不信，出去好了，沿途绝对没有人拦你，你也不可能在附近寻得本宅的人。哈哈哈哈哈！你与世长辞时，徐某不送你了，请吧。”徐方大笑着说。

林华吁出一口长气，抓住铁栅大叫道：“姓徐的，你到底想怎样？”

“哈哈！小事一件，只需要你听命行事。”

“你……”

“只办一件事，事成之后给你解毒药，并聊致薄酬，保证你安全离开敝地。”

“这……”

“你没有别条路可走，条件已经相当厚了。”

“咱们好好商量……”

“不许讨价还价，不打折扣。”

林华一咬牙，叫道：“好，你的话可靠么？”

“你认为可靠么？”

“你说保证……”

“不错，徐某说过了。”

“我说过保证有解毒药，有酬金……”

“是的，信不信由你。我是否信任在下的保证，得看你自己的了。”

“好吧，林某赌注下定了。”

“喝！你还是个赌徒呢，失敬。”

“何时办事？”

“立时。你从角门进去，自有人招呼你备妥兵刃暗器与行装。”

“要立时启程？”

“不错，要走一二十里路，要赶两步。”

不久，他带了一个藏兵刃的包裹，随徐方出门而去，行色匆匆。

白洋湖，也叫白杨湖，位于府城东北十五里，湖水向西北流，经青山肌流入大江。湖滨有一座怪山，麓分九枝伸入湖中，突出水面，远看像一条鱼尾伸在水面上。这就是九鲤山。

徐方真是在赶路，绕过府城脚下渐紧，显然心中有事放不

下。

“用这种脚程赶一二十里路，不怕累死么？”林华一面跟上一面问。

“要试试你的脚力。”徐方信口答。

“呵呵！别骂人好不好？又不是牲口，试什么脚力？”

“算我说错了，该说试脚程。”

“大管家有点神不守舍。”

“胡说！”

“那就放缓脚程啦！不用试了，在下甘拜下风。”

“不行，得赶两步。”

其实，林华只施展了所谓快步而已，但徐方已用上了陆地飞腾术，上身尽量前倾，强迫两条脚跟上，一蹦一跳，像头矮脚虎追逐猎物。

林华不得不装得十分吃力，手忙脚乱气喘吁吁，一面紧跟一面说：“大管家，再赶下去，便躺下啦！再说，咱们俩先赶到也是枉然。你后面那一群伙计赶不上，两个人济得什么？”口里这样说，其实他倒真希望早些赶到，看这位大淫贼的爪牙弄什么玄虚，他必须在入暮时分赶回武馆，向丈八腿莫三爷讨信息呢。

徐方不加理会，仍然拼老命赶路。信口说：“胡说，我没有带人同来。”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大管家岂肯独自赶路？在下跟在后面，给你一掌……”

“废话！你不是糊涂虫，我死了，你同样活不成。老弟，你得全力替我保镖，我如果有了三长两短，你也得跟着倒霉。”

“见鬼！你这家伙真阴险。”他狠狠地叫。

“真正阴险的人，你还没见过呢。”

“咱们要到何处去？”

“快到了。”

看方向，他们的去向是东北，小径不大，行人稀少，沿途皆是田野，和星罗棋布的大小湖塘。天气炎热，正是午后最热的时光，没有一丝风，四周全是黄金色的稻田，显得更为炎热。

“这一带不是王庄么？”林华信口问。

“是的，多年前已划为王庄了，划为王庄最大的好处，是只向王府完粮纳税，不再受地方的贪官污吏剥削。坏处是劳役太多，都该为王府的农奴，反正是苦，谁也休想有好日子过。”

“难怪你们不甘寂寞，铤而走险为非作歹。”

“这就是人生。咱们瞧不起那些听天由命的人，不过好死不如恶活的生活，痛痛快快，宁可好活恶死，过一天就享一天福，到头来阎王老爷要命，给他就是。”

“你们痛快了，可苦了别人。”

“那是别人的事。我强，所以我活得惬意。等到碰上比我强的人，活该我倒霉。因为我强，所以你得听我的。”

“在下可是不甘愿忍受宰割的人。”

“怎样？你不甘愿忍受，何不一走了之？没人会拦你。”

“只怪你那杯该死的云雾茶。”

“茶并不该死，该死的是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少废话了，快到啦！”

“到了什么地方了？”

“瞧，那座山，那座大湖。山叫九鲤山，湖叫白洋湖，湖四周全是白杨树。听，那些老鸦叫得多难听？强存弱亡，有人要倒霉了。”

林华心中一动，忖道：“宋少峰不是说杜姑娘一早便到九鲤山访友，水鬼纠合党羽与两个贼和尚前来行凶寻仇么？有意思，欢喜佛可能与这件事有关。”

湖滨一带岫陵起伏，在九鲤山西端近湖滨处，山冈上草木葱翳，湖滨长满了杂树、白杨、芦荻、竹丛。在冈脚的一座桃林深

处，建了一座朴实的宅院。

徐方领着林华，钻入了山林深处，不久，前面树干后闪出一名劲装带剑大汉，扬剑低喝着：“站住！此路不通。”

徐方淡淡一笑，亮声问：“老弟是不是长沙三霸的三爷谭珍？”

“喂！你是……”

“兄弟徐方。”

“哦！对不起，小弟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

“家主人来了吗？”

“居爷现在西面尾冈，正在监视彭老狗宅院的动静。”

“哦！兄弟先去一步。后面叶师父带了二十二名弟兄，即将赶来会合。”

“小弟理会得，徐兄请。”

别过谭珍三爷，徐方松了一口气，看到谭珍脸上的神色，便知不会发生变故，心头一块大石落地，脚下一缓，一面信步而行，一面调和呼吸。

林中清凉，汗水渐收，徐方已汗透重衫。走在后面的林华拭掉脸上的汗水，笑道：“大管家这一阵好赶，像是赶往投生一般，看是庸人自扰，何苦来哉？”

“你不知道，咱们这次风险甚大，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能不担心？”徐方吁出一口气说，似乎并未完全放下心事。

“担什么心？”

“即将有一阵恶斗，生死难料。”

“大管家原来也担心死活呢。”

“废话！谁不担心死活。”

“死与活相较，谁的成分大？”

“如果按计行事，死与活是一比九。”

“此话怎讲？”

“咱们已完全掌握了对方的行踪，已在昨晚布下了天罗地网，成功的希望极浓。如果天罗地网失败，便是凭真本事硬工夫见真章，敌寡我众，成功与失败的比较是五比五，但咱们可能有不少弟兄，见不到明早升起的朝阳。”

“敌寡我众，为何死活是五比五，怎么回事？”

“敌虽寡，但可以一当十，因此胜来不易。如非万不得已，咱们不想冒险，希望寄托在毒烟阵上。真要命，没有一点风，毒烟可能发挥不了多大效用。”

“所以你在担心。”

“对，你不担心？就因为担心，所以需要大量人手，所以要借重你了。”

“彭老狗是怎样回事？”

“你听说过弹指神通其人么？”

“哦！你说早年南京应天府金陵镖局的总镖头弹指神通彭天行？”

“正是这老狗。”

“你们与他……”

“别多问，闭上嘴死不了的，老弟。”徐方不耐烦地叫。

不久，前面传来一声唢呐。徐方高举右手，左右晃动两次。冈顶树影下闪出一个青衣大汉，向左前方一指，然后隐入原处不见。

这是一处不太高的丘顶，从树隙中，可以居高临下看到下面四五十丈位于桃林中的宅院全貌了。丘顶附近潜伏着不少人，有些在假寐养神，有些在低声闲谈，有些嚼着五香豆喝着带来的老酒，有些则紧张地向下眺望，共有二十六人之多。见到大管家到来，只有几个人举手示意招呼。

在高处的树下，坐着三个人。中间那人穿了敞胸水湖绿油纱短褂，亮出像个巨大馒头般的大肚子，肥头大耳，确像一个弥勒

佛笑菩萨。看年纪，已是年届花甲的人，头发已经掉光，但脸上红光闪闪，毫不显老态。

林华老远便看清了这群人的嘴脸，心笑：“这家伙定是欢喜佛居永杰了。听说肥胖的人不喜女色，性欲早衰；这家伙肥胖如猪，怎会是好色如命的淫贼？怪事。难道说，这淫贼作孽，不叫采花叫采补不成？如果是采补，他该死，这件事我不能不管，宰了他也是一场功德。”

欢喜佛向疾行而来的徐方招手，低声道：“大管家，来得很早嘛，这位是……”

“大爷，这位就是林老弟宗如。”大管家徐方在旁坐下说。

“幸会幸会，坐下谈。老朽居永杰，咱们自己人，随便些，不必拘礼。”欢喜佛挪动着庞大的臀部笑着说。

林华在一旁坐下，懒洋洋地说：“江湖小混混不知礼数，无礼可拘。在下饮了贵管家一杯云雾茶，上了大当，只好听你们的，有何吩咐，说啦！老前辈大概该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

“不错！确是时候了。当然你很了不起，不然老夫也不会找你帮忙。你年轻，初出道历练，多经一事多长一智，上一次当对你日后大有好处。要想在江湖成名，谈何容易？不经过九死一生千锤百炼，休想有成。你替我办好这件事，我欢喜佛不会亏待你，人格保证，决不食言。”

“我有何好处？”

“这件事办成，也就是你成名立万的机会。”

“有名还有利吗？”

“当然，那还少得了利？我保证你名利双收。事成之后，我后院里那些绝色美女，你可以任选其一带走，并酬谢白银百两。”

“贵管家不是说过以千金为酬么？”

“哈哈！不要贪心，老弟，给多了你提不动也是枉然。”

“你办的事该说出来了吧？”

“你看到下面的宅院么？”

“看到了，偌大的宅院如果看不见，岂不完了？”

“那就是弹指神通彭天行的宅院。”

“和交游广阔朋友众多的镖局师父作对，占不了便宜。”林华冷冷地说。

“哈哈！一个过了气的镖头，可不在我欢喜佛的眼下。”

“你与他有仇？”

“要杀一个人，有仇无仇无关宏旨。”

“高论。”

“屋中共有三个人，彭老狗和他的次子彭亮，一个老仆。”

“院子里似乎停了两乘轿。”

“那是彭老狗的客人，两个女的，四名轿夫，一名跟随。”

“他们……”

“老夫要一个女的，另一个女的由你负责。”

“要在下负责一个女的？不干。”他断然拒绝。

“不干也得干。大管家协助你，你们两人恐怕难以对付她，但不能多派人给你，所以无论如何，你们得收拾那泼妇。即使无法收拾，至少也得缠住她三两刻，老夫得手后，再派人助你们。”

“这个……”

“等咱们的人到齐，准备动手。”

“大白天打家劫舍？”

“附近三里内不见人烟，所有的人一个不留活口。”

“老天！你……”

“但愿毒烟收效，不然将有一场可怕的恶斗，快找地方歇息，养精蓄锐以便迎接即将到来的凶狠搏杀。”

“大约需要多久？”

“等彭老狗的次子彭亮从湖中捉鱼待客返家时，毒烟即行施放，以便斩草除根。小狗如果不到，恐怕毒烟出了岔子，惊动了